

此色的月亮

花城出版社

香港

岑凯伦作品集

5

岑凯伦作品集

5

紫色的月亮

花城出版社

郵政發字 05 號

责任编辑：肖建国

封面设计：石一华

紫色的月亮

〔香港〕岑凯伦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150,000 字

1997 年 12 第 2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479-1/I·1318

定价：11.00 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 序 ◆

阡 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藉藉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个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这个任务。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了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件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融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通过它看到七彩阳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内容提要

月亮——是一个很红的影视明星，她原名叫张玉婷，芳龄十九岁。她年轻貌美，浪漫醉人，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孩。

在进入娱乐圈后，她即全力投入影视事业中，由于她聪明、勤奋，终于成功，荣获“新人奖”的桂冠，后又被评为“影后”。美丽洁白的月亮，成为红极一时的影视明星，变成了紫色的月亮。

在她的周围，有许多男子追求她。她爱王子乐，却不肯与他结婚生子；她视生活为游戏，只求多姿多彩。然而，在几经波折之后，她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回到了初恋情人王子乐的身边……

本书故事情节十分感人，三波四折。



高级咖啡厅。

“热鲜奶。”梦诗说。

左天培要了爱尔兰咖啡。

梦诗轻轻掠着头发，拉一拉身上那纯白中东式上装，一副优游的样子。

“你有多少家当？”她弄着桌上的拖鞋兰，看都不看他。

“问这些干什么？想知道我够不够钱娶你？”左天培捉弄人是一流高手。

“不敢说，怕我打你的坏主意？”

“还没有分家。不过我的私人户口有几百万，你妈咪要多少礼金？”

梦诗冷冷一笑：“几百万太少，你起码应该有几十亿。”

“怎么？你还会看相？”他惊叫。

她扬扬眉毛：“学过功夫没有？”

“学过，五岁就学空手道，十八岁是黑带三段，好久没考试，应该是四段了！”

“以你的行为，身手装备，最适合做黑社会头子，做了大哥，钱，当然滚滚而来。”

“啊？啊……”左天培放纵地笑：“你真看得起

◆ 紫色的月亮 ◆

我，叫我一声大哥。不过，我不大喜欢做坏人，你知道的，我最有兴趣做善事。”

“送衣服去老人院？”

“这只不过是借花敬佛罢了！”

“专门安慰寂寞芳心，爱情大平卖？”

“我这个人什么都爱，就是花不起感情。抱歉，小姐，恐怕令你失望，我从来不施舍爱情，我很吝啬，是不是？”

梦诗瞄他一眼，轻蔑的：“你多少岁？”

“二十八岁。很老？要不要查我的时辰八字？”左天培一脸轻浮：“对亲家？”

梦诗用食指轻敲额角：“今天是什么日子？”

“星期二，十七日。”

“你要记着这个日子，因为，今天我走好运。而你，左天培，哈哈，记牢了！”

左天培正要说话，梦诗出其不意的把她面前一杯满满的牛奶由左天培的头上淋下。

梦诗迅速拿起手袋离去。

“CUT！”导演满意地大叫一声。

“收工啦！”月亮跳起来，走到导演身边：“我怎样？还OK吧？”

“不OK 我不会喊 CUT！你演得不错，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公司有眼光。”

“谢谢导演！”月亮开心地去卸装，她最怕化妆品在脸上。

洪伟在她镜子里出现：“嗨！”

洪伟斯文白净，他饰演程世浩。

“你不见了一只耳环？”

“是啊！那耳环好有纪念价值，我找了半天。”

“谁替你找到了，你都请他吃饭？”

“绝不赖账！”

“耳环给我找到了，是不是这只？”

“呀！正是。”月亮好开心，把耳环一手拿回：

“乖乖，终于把你找到了！”

“把吃饭改为今晚宵夜，好吗？”

“好！应该的，我抹把面便去。”月亮爽爽快快。

“见者一份，”华坚说：“等我！”

“不行！”月亮煞有介事：“你现在是我仇人，势不两立！”

“但你最后还是要跟我谈恋爱！”

“到时再说，现在不能破坏情绪，你还是把牛奶抹掉。洪伟我们走！”

月亮用钥匙开了门，客厅只有几盏壁灯，十分昏暗，走进去，饭厅的亮光透出来。

月亮走进饭厅，王子乐果然坐在饭桌旁，闭上嘴显然不高兴。

她放下手袋、钥匙，走过去用两条手臂交叉围住他的脖子，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我回来了！”

“你今天的通告到底是几点？”

“零点七至二十。”

“现在是什么时候？”他还是冷冷的。

◆ 紫色的月亮 ◆

她看看表：一点半，她吐了吐舌头。

“你还答应回来陪我吃宵夜！”

餐桌上果然放了两蛊炖品。

“对不起，今天是出了小小的意外，我要请人吃宵夜，大头虾，又忘了打电话回来跟你说一声！”

“你的小小意外也未免太多了。我没下妆就赶回来，结果等了大半晚，你到底又和哪一个男人去宵夜？”

“你不要生气，听我解释好不好？”她拉把椅子坐在他身边，好言好语：“吃过中饭补妆，我发觉不见了只耳环，那双耳环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当时我急死了，找了好一会，拍到我的戏，不能再抽时间，我就对大家说，谁找到耳环我请他吃宵夜。结果华坚找到了。我得回心爱的耳环，是否应该请他吃宵夜？”

王子乐面皮放松了：“你吃饱了，玉姐的炖燕窝你不吃？”

“你一个人吃，冷了没有？要不要叫玉姐热一热？”

“玉姐刚热了拿出来不够一刻钟，别吵她，她已经睡了。”王子乐很重视他的乳娘：“你还不去洗澡？”

“你慢慢吃。”月亮又吻他一下，才离开饭厅，回到睡房去。

那是她和王子乐的套房，她脱掉外衣，拿件粉绿睡袍进浴室。

月亮由浴室回睡房，王子乐已经靠在床上看剧本。

月亮坐在床边，一拉头上的白毛巾，长发就如瀑布似的泻下来。月亮用毛巾擦几下头发，就要躺下床。

“玉姐怎样说的？”王子乐马上放下剧本制止她：“湿着头睡觉，年纪老了会头晕头痛的。”

“玉姐年纪大了，她那一套落伍了。”

“你怎可以这样说她？”王子乐拂着她的头发：“你承认不承认，她也很疼你！”

月亮呶呶嘴，点了点头。

“快拿吹风器来，我替你把头发吹干。”王子乐这个人，完全不浪漫，但是，的确很关心月亮。

他一边跪着为她吹发，一面训导她：“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圈子并不如外面看的那么简单，复杂又肮脏，你怎么不听话？”

“我又没有行差踏错，又没去应酬那些公子哥儿。”

“但你在片厂嘻嘻哈哈，跟这个玩，和那个闹，你为什么老长不大？”

“我是不大嘛！才十九岁，不，十九岁还不到呢！”

“十九岁还算小，黄宝宝才十六岁，就比你成熟！”

“当然啦！她是童星，入行差不多六年，我入行才一年，不，一年不到。”

“总之，圈子里的人都不是善男信女。你随便跟人玩，别人误会你放电。”

“我是现在最年轻貌美的演员，就算我不放电，他们也会像苍蝇那样黏上来。大家一同演戏，开开玩笑，玩玩打发时间，有什么大不了？又不会玩呀玩的跟了他们，拍戏嘛！”

◆ 紫色的月亮 ◆

“你不是和我演了一套戏，就住进这儿来的吗？”

“怎能拿你和他们比？”月亮转身面对王子乐呱呱叫：“你是我的偶像，迷了你五六年。我还记得你第一套片叫《百变英雄》，那套片一推出，人人赞，天天满座，我们学校的女生，差不多都成了你的影迷，我被同学拉去看了一次《百变英雄》，马上被你迷住，以后天下课后。你拿了影帝奖重映，我又再看，一共看了十一次。”

“十一次，不闷吗？夸张！”王子乐拿起她一束头发扬起吹。

“真的，我发誓！”她举起三只手指，好认真：“我从未见一个男孩子像你这般俊朗不凡，英明神武，你在《百变英雄》里的造型，哇！好帅好有型，一出场就把气氛带出来，迷死女孩子！”

王子乐转她的头，替她吹脑瓜顶。

“我的房间全贴满你的照片、海报，连课本也夹有你的相。我既然是你的痴心影迷，又有机会同你共演一套戏，我当然缠住你不放手了。你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在记者招待会看见你，我呆了，哇！偶像就在眼前，我兴奋得几乎晕过去。”

王子乐被她逗笑了，他捏了捏她的脸：“怪不得星探会看中你，口甜舌滑，表情又多。”

“你笑起来好迷人！”月亮用手指点他的酒涡，他平时不笑是见不到的。

王子乐抚遍她的头发，关上吹风器，放在床头柜上。

“那些记者都说你笑起来很性感，我就搞不清楚什么叫性感，只是喜欢看见你笑。”

王子乐双手抱她，把她放到床上，两个人面对面，中间只隔一线，月亮仰起脸吻他。

“你明天的通告是几点？”

“零点七至十八，比今天早，你呢？”

“我明天拍通宵，不回来睡觉。你收工乖乖的马上回家，我叫玉姐炖汤给你喝。”王子乐吻她的脖子，她嘻嘻笑：“答应我不要趁机和别的男孩子出去疯！”

她笑得软了腰：“答应你可以，但你要先告诉我，你是不是很性感？”

“你还会不知道吗？”王子乐搔她：“坏女孩……”

爱诗由外面进来，梦诗在大厅里，她那张冷上加冰的脸，令爱诗不安。

“大姐回来了没有？”爱诗厚着面皮。

“我正想问你！”梦诗冷冷的声音。

“问我？我刚由菲律宾回来，我怎会知道？”

“你一回来，就和霍英平在一起。”梦诗的说话毫无感情。

“别开玩笑！我和霍英平前前后后只见过一次。”

“二姐，不要演戏了，你们的事，我都知道，”梦诗冷哼：“你还是赶快招供吧！”

“招什么供？简直岂有此理！”

“CUT！”

◆ 紫色的月亮 ◆

听导演的声音，就知道导演不满意，要再来，月亮有点慌，怕错在自己身上。

导演走到饰演爱诗的演员——蔡妮的面前，跟她说话，示落表情。

月亮没有走开，留心看蔡妮错在哪里，自己警惕，不要重犯。

结果连续 TAKE 了三次才收工。

回化妆间，蔡妮大骂导演。

“他发神经，走火入魔，说我心不在焉，说话没神气，是他聋了！”蔡妮边踢椅子边骂。

“他向来都是吹毛求疵。”她的死党珠珠安慰她：“你演戏还要他教？真笑话！”

“他对我有偏见，老是针对我，”蔡妮怒气冲冲：“我非要教训他不可。我要求老板换导演！”

月亮本来默默卸装，准备抹去化妆品便回家喝汤，听蔡妮这样说，心里不安。

“对呀！老板最疼你，告他一状。”珠珠推波助澜：“戏开了不久，现在换导演还来得及，我们这儿哪一个没受过他的气？大家说是不是？”

月亮走过去，低声对蔡妮说：“蔡妮姐，不要换导演，其实吴导演很有才华，就是严格些……”

“你干吗替他说好话？”蔡妮瞪她：“他是你情夫？”

“怎会？不过吴导演说过，大家尽力拍好这套片，拿去参展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尽力？”蔡妮的指甲差点戳到

她的面皮上：“小吴偏心，你场场戏他都OK，哼！你就以为演技好，甚至比我好？呸！其实你的表情一共六个，一、二、三、四、五、六，让你演梦诗是他们全瞎了眼！你也配，你凭什么？”

“她凭貌美！”珠珠呵呵笑。

“她靓，就她一个靓，人家叫我蔡美人，是白叫的？”

“她年纪轻呢！才十九岁嘛！”

“年轻有什么了不起？我没有年轻过？年轻就可以杀人？”

“吴导演见她年轻，演得不好就原谅她，影龄浅，新人呢！”

“新人就不该演梦诗，”蔡妮不屑的向月亮翘翘嘴：“我看她八九是勾搭上小吴，小吴为她把角式争取回来的！”

“没有！我和吴导演根本很生疏，除了拍戏，根本没私下说过半句话！”

“勾引男人不一定要说话的，”蔡妮上下打量她：“别瞧她挺纯情的，勾搭男人，她可是老手，连王子乐也被她迷死了，这女妖精好厉害……。”

“你怎能这样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月亮流下眼来。

“我偏要说，小妖精，狡婆，”她追过去：“你敢把我怎样？嘿！”

华坚过来，把月亮拉开：“蔡妮，你是前辈，何必跟新人一般见识？”

◆ 紫色的月亮 ◆

演。”

“老板疼蔡妮，更疼钱，他若没眼光今天也不会成为影坛巨子之一。你入行时间太短，一年都不到，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

“或许我太无知。其实我和吴导演非亲非故，没必要为他和蔡妮斗嘴。我承认太多嘴，骂我几句无关系。但她不应该骂我小妖精，专勾搭男人。我勾搭过谁？”

“她骂你小妖精，与今天吴导演的事情无关！”

“但她骂了，骂了好几次，我不喜欢她骂我小妖精，我又没损她！”

“这个你最好去问你的王子乐！”华坚阴恻恻的笑。

“什么？和王子乐有关？”月亮紧张地问：“今天他又不在场！”

“王子乐是影帝，入行也五六年，几乎全部 A 级阿姐都和他拍过戏，你问他，他会把蔡妮的为人全部告诉你。”华坚一番好意地说：“不过，你还是不要去惹蔡妮，因为你太善良，她阴险，斗下去，吃亏的到底是你。等你做了影后，你接拍的片都不要她，便可以出一口鸟气。”

“影后？遥远嚟！以为人人像王子乐一套片就捧个影帝奖。我以后还是少惹蔡妮！”

“这才高招！还不太晚，我们去看场电影？”

“好呀！”月亮快一点吃她的牛扒。

反正今晚王子乐拍通宵戏，回家一个人很闷，去看电影，可以散散心。

华坚送月亮回家，月亮开了门，里面暗沉沉，由于她今晚拿着连戏的衣服，她便开了灯。

玉姐坐在客厅梳化一角打瞌睡。

月亮放下东西，走过去，摇了摇她：“玉姐，很晚了！还不去睡？”

“等你呀！”玉姐眯起眼睛看钟：“你这么晚才回来？去了哪儿？少爷打了七八个电话回来！”

月亮吐一吐舌头，拉起玉姐，推她进去，玉姐走了几步说：“少爷叫我炖了鲍鱼鸡汤在桌上，你一定要喝。”

月亮竹织鸭，现在才记起昨晚她和王子乐有言在先，她马上打电话给王子乐，一连打了几次，对方没声响，看样子王子乐正在拍戏，无线电话关上了。

她回到卧房，抛下手袋，人伏倒在床上。

人有点倦意，迷迷糊糊，突然一串电话铃声响，她跳起来拿起电话。

“喂！乐！”

“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不怕人担心吗？”王子乐薄责她。

“我早回来啦！差点睡着了！”

“早回来了？我半小时前打电话回来，玉姐还在客厅等门，现在已经两点钟了，就爱说谎。你六点收工，为什么到两点才回来？跟谁玩乐去？”

“没有，没有啊！今天我被蔡……总之说来话长，等看见你才告诉你。我被人辱骂好凄凉，工作人员请我